

这个事例，向其它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进行宣传，并组织全所干部职工下到这些单位清理收支，使该镇的预算外资金井井有条地管理起来了。近两年，峰口镇财政专户储存额在全市名列前茅，还得到地区“三查办”的表彰。

(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余佑安身患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一天夜里，严重的结肠炎又犯了，折腾得余佑安一夜都没睡觉。第二天，他要去上班，老伴说：“你一夜都没有休息好，今天就休息一天吧！”他对老伴说：“我这个人一工作起来就不知道病痛了，这是我的工作疗法。”这种“工作疗法”伴着老余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工作中，他处处带头，好象有使不完的劲。

去年4月，一年一次的夏粮情况和农业税减免情况调查开始了。同志们再三劝老余不要下乡了，他坚决不同意。乡间小路颠颠簸簸，走不多远，自行车坏了，他只好推车步行十多里，到公路边才修好车，回到所里已是掌灯时分了。年末，所内周转金回收任务重。余佑安也和同志们一样承包企业。他包了一个边远厂。该厂在过去的年度里，由于与兄弟单位有资金上的纠纷，财政所曾出面调停。但问题没了结。今年财政所要收周转金，厂领导矢口拒绝，也不听解释，反正不给钱。余佑安说：“我耐心地等待，天天来‘请安’，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十次总可以吧”。他说到做到。晴天一身汗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一身水，天天步行到该厂。厂长在家他就与他谈，厂长不在他就等，厂长出差，他就留下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打动了这位厂长，厂长拉着他的手说：“余伯，我真服了您。”该厂三万元的回收重点解决了，从而也带动了全所任务的完成。

(四)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老余也常说：工作不是靠我一个人干得了的。所以，他始终把关心同志，为同志排忧解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视为自己应尽的职责。

1984年，镇企业公司为感谢财政所的支持，特意为余佑安的家属安排一个进市制药厂工作的指标。当时，制药厂经济效益好，很多人想进这个厂。余佑安想，这个指标我家里需要别人更需要。所里莫茂宣同志的弟弟退伍回家，家里人多，生活很困难。余佑安就向企业公司申请，把那个指标给了莫茂宣。后来，

他被疯狗咬伤之后……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 程军升



5月26日清晨，南漳县九集财政所农业税专管员包华芳同志骑着自行车轻快地行驶在农业征收途中，突然，草丛中窜出一条大黄狗，向他猛扑过来，霎那间，小包只觉得左腿凉丝丝一下，马上又火辣辣地疼痛起来。低头望去，裤管被大黄狗撕掉了一大片，左腿被大黄狗咬了六个洞，鲜红的血从腿上涌了出来，他只觉得头昏眼花，栽倒在地。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辆25型拖拉机从此路过，迅速把他送进吴集卫生院。化验结果，是疯狗所咬，需立即送往县卫生院打针治疗。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县卫生院里，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他脱离了病毒期。第二天，坐不住的包华芳硬缠着医生办了出院手续。第三天，他打电话找到所领导，要求返回吴集，投入征收农业税的战斗。

他的任女儿知道了，哭着说：“您那里有我们，只晓得帮别人，就是不顾自己。”老余语重心长地说：“路要自己走，靠别人扶着走总是不行的。”任女儿在他的教育下，从此安心在农村。

去年，所里叶泽炎的小儿子病了，老余多次催叶将小孩送医院治疗。进医院后，叶家里的事情余佑安都一一过问，缺钱，借钱给他；还组织所里的同志前往医院慰问。所里唐新华同志的爱人患病后，余佑安就叫老伴前去探望。为了解决唐新华的家庭困难，老余除了积极向上级反映外，还多次到其爱人单位做工作，协商解决办法，使该同志的疾苦得到了及时的解决。

电话里，一向细心的所长听出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这不象平时活蹦乱跳的小包！所长安慰他安心养伤，但小包心里明白：现在是农业税征收旺季，就是全所干部都上马都还差人啊。“我虽然不能走，但我能坐着开票呀！”他执意要上“前线”。

所长感动了，他为有这样的好干部而自豪，但是，他要为他的干部的健康负责啊！

晚上，小包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眠，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在农业税征收一线忙碌着的同事们的身影，有的开票，有的收款……

想到这儿，他恨，他恨自己为什么太粗心；

他恨，他恨那该死的疯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咬了他；

他气，他气这几天老呆在家里不能动，不能为国聚财；

他恼火，恼火那只腿还在流血，还在流黄水，还在阵阵巨痛……

细心的妻子，发现丈夫久久不能入睡，她知道，不仅仅是腿疼令他不能入睡，更重要的是对工作的迷恋，让他不能安心。于是，她起床倒了一杯水，硬“逼”着小包服了二片安眠药。片刻，小包只觉得自己在空中旋转，不一会，便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中。

梦里，并没有使他紧绷着的心弦得到一点儿放松。他梦见自己在粮站督促征收农业税款，忽然，一名纳税户见着他就跑，想漏交农业税，他穷追不舍，当追到离粮站几公里处的一个陡坡时，那纳税户突然刹住脚，猛回头用力一推，把他推下悬崖。他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小包重重的一脚，落在刚刚入睡的妻子身上。妻子醒来后，看到他的腿因用力过猛而重新渗出鲜血。听完小包的讲述，她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哽咽着哀求道：“难道你真的就不能多休息一天吗？”

小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耐心地对妻子说：“吴集的情况很复杂，只有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在这个时候，我确实不能离开吴集呀！”

此时此刻，妻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知道爱人的犟脾气；她更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怎样劝他都无济于事。

就这样，在小包被疯狗咬后的第四天，“狠心”的妻子在丈夫的“逼迫”下，用自行车把小包推到了车站，乘上了开往吴集的公共汽车。

包华芳同志的顽强精神，得到了吴集办事处领导的大力支持。在高温下，他忍着伤口的巨痛，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吴集的山山坳坳，协助村会计收款。条条

的山间小路上，留下了他自行车的轮迹。

他太累了，几天时间，体重由125斤下降到了110斤，红润的脸庞也变得腊黄。然而，他的这种顽强工作的精神却得到了人们的赞许：十余天里，他咬着牙行程460多公里，农业税入库41500元，在全镇也名列前茅；率先在全镇完成了12100元的国库券推销任务，结束了吴集国库券推销难的历史。

小记“老抠”理财

河北省武安市财政局 段立科



田庆文同志今年整整50岁，在武安市石洞乡任财政助理员已有十几个年头。由于他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过紧日子和廉洁理财，被人们送了个“老抠”的外号。

他对自己“抠”。一支随身携带的圆珠笔，是几年前八角钱买的，已用胶布粘了几次，至今还用着；乡机关各屋火炉上用的烟筒，大都是一、二年换一次新的，他却从未用过新的，都是从别人淘汰下来的旧烟筒中，找出可以凑合用的接起来再用；他挂的门帘也是乡政府大院最旧的一个。

论年龄，他在乡干部里数最大；论资历，他在乡时间最长。乡里现有大小汽车两三辆，他却极少因私事用车或公事单独用车，多是别人用车他搭车。去年，家里需要拉生活用煤，他拉着排子车往返了二十多里地，同村人打趣他：别人当干部，家门口大小车经常停，你当了一辈子干部，连拉煤也找不到个汽车。老田答道：公家的车不能随便使用，再说，这点煤用趟汽车也太浪费了。

他对别人也“抠”。按照规定，乡政府的各项开支，由乡长签字，财政助理把关。一般说，有乡长签字，老田报销就行了，可他却不然，既使乡长签了字，他也逐张逐项审查单据。对于乡长未审出的问